

官制門 臺諫

守令

經筵

監司

郡守

縣令

奉使

內外官



羣書考索續集

卷三十六之三十七



# 郡書考索卷三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官制門

臺諫

臺官總論

御史大夫不除中丞侍御史  
監察御史御史知雜臺官  
襄行臺檢法

周官宗伯有御史掌贊書法令秦以御史監郡故有監察之名見漢百

監察御史漢初以御史糾不如儀者所職與周異矣自是以來曰烏臺曰霜

臺曰憲臺無非彈擊之任宋初臺諫皆以他官兼領本職則為諫官至

神宗元豐三年始有實職惟臺官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張巽為監察

御史正名舉職已見於此時故其後孔道輔賈昌朝杜衍趙槩張昇張

方平呂誨皆為中丞道輔論廢郭后事昌言劾林瑋附會易卦宰相以

王安石孫抃趙抃范純仁呂大防皆為殿中侍御史桑維翰李



然張錫皆為監察御史孫不作職而臺官趙鼎有志惟演命相制然仁宗召伶人錫論丁謂不宜地是所謂振職不撓風采肅然者得非祖宗風正紀綱之司涵養直臣之氣而然乎熙寧中王安石乃以選人李定為察官凡六察所言行於有司而不行於二府元豐四年元豐四年此弊崇觀大臣欲其便已南臺御史不言事而惟六察言事至今以為當然者蓋依祖宗之法也曾不知此王安石察京之私意而祖宗之法本不爾也嗚呼安石作俑始於鉅天下之口而終於稔夷狄之禍尚可以為法哉

諫官總論

諫議大夫大按司  
正言按按

事有似易而實難者聽言從諫是也王安石在臺諫侍從時常稱唐太宗令宰相入閣諫官隨之最切於治道既為執政有請舉而行之者諫孫華老李公釋安石乃有益兩參政之語志在變法慮諫官之侵駁也推是心已往能言而不能行者可勝言哉且不能行其言何以責難於其君哉夫宋初諫官未有實職其以他官兼者謂之知諫院故魯宗道歐陽脩余靖蔡襄皆為諫官司馬光呂誨並知諫院言論風采震聳一時者

皆自宸選也熙豐正名諫官雖有實職而乃隸中書門下省自是呂惠卿鄧潤甫皆不歷郎中貳外而徑為諫議是乃荆公搏擊之具耳何以責其振職哉故嘗為之說曰臺諫所以正君律臣也不曲不阿真臺諫也次則示人君喜怒之私下則為大臣鷹擊狗獮之具正謂是也荆公未顯時又嘗上田正言書曰今聯諫官朝中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願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以起民之疾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豈意荆公得時行道乃身為民疾國疵也身不能蹇蹇如上書時乃教人蹇蹇如對策時書云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為艱哉斯荆公之謂矣仁宗時因田况論諫官王素歐陽脩蔡襄知日赴內朝夫仁宗既行唐制孫華老等又欲舉行於神宗時而荆公不從此必荆公復抑遏之耳非此制不存也見亦放談

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

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古者工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瞽誦詩諫則瞽瞍得以諫也公卿比諫則凡在朝者得以諫也士傳言諫則庶士得以諫也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則廢入商賈亦得以諫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士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皆得以諫是舉天下皆諫諍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然後即取以為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特以求諫而不知諫諍之路反由此而塞夫何故諫議大夫此所謂諫官者也拾遺補闕此所謂諫官者也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不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乎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乎蓋謂之諫官則以諫諍為職諫官既以諫諍為職則不居此職者皆不得而諫也有所諫則曰侵官有所諫則曰犯分語及天子者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者則曰訕謗朝政所以然者蓋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陳伯厚唐史

諫官御史其職各畧

諫官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故君有過舉則諫官奏績臣有違法則御史封章今使諫官同糾察則為侵官御史與獻替則為犯分。別諫官之職正御史之任獻替之事則付之諫官糾察之事則付之御史選持重方正適

時變而致大體者以為諫議大夫擇嚴威剛直識故事而知國體者以為御史中丞朝廷之上法令有未全教化有未備禮樂有未備號令有未明論議有未決更張有未當陰陽之有災眚天地之有變惟人主有喜以過予怒以過奪則當責諫官而使之言其失搢紳之中有奸邪不正有驕侈自遂有諂佞以奉上有詭隱以亂聽有豪強之弄法有佞倖之盜權有貪汙而廉耻不脩有欺詐而忠信不飾大臣中立而顧望小臣弛慢而墮職則當責御史而陳之以彈其罪並司馬文

臺諫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

欲釋其人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何則有威望者雖終日不言而入自稽服無威望者雖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蓋剛毅之志骨鯁之操素不熟於人心徒俟搏擊之權欲以震肅群臣清正中外則恐紀綱未振而怨謗先興也今路有伏虎而人懷憂虞門有跳狼而人不畏避豈不以牙爪之利素不足以取畏於人耶若汲長孺在位而淮南自寢逆謀蓋寬饒見用而中外莫敢犯禁宣秉務舉大綱而百寮斂慄實泰無多



糾舉而群下畏懼此四人者素有忠烈足以鎮壓朝廷矣

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網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高天寶中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以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各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

呂本黃鍾之官文粹李華御史中丞壁記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

御史府為朝廷綱紀之職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切息注萬目於五曹五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為內朝則糾約十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正云云吾府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下有耳目聰明堂陞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好臣賊子而不威也奸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詩元與御

史蓋新造中書院記

御史過於宰相翰林

仕宦有三榮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以進退百官為宰相之榮瀛州妙選金鑿召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為翰林之榮烏府深嚴身冠威肅得以振紀綱而警風采為御史之榮就是三者而輕重之則御史之榮為尤甚何者言關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也雖宰相之重其何以及此赤棒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奸回氣攝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為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也雖翰苑之貴其何以及此是故前輩論縉紳之榮貴者則曰大丈夫不為宰相必為翰林不為翰林必為御史而愚獨以御史為過於宰相翰林者以權重而職嚴也詩奏狀元謝藻

周以保氏諫王漢因設諫官周以御史贊命漢用司糾察

有制同乎古而乃不得以行其職者矣亦有制異乎古而乃得以行其職者矣自周人以保氏諫王而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官此名異而其制同者也周以御史掌贊王命而漢人分之以司糾察之任此名同而



其制異者也在尋常

漢言路有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統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而其三十八則留御史府治事凡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至于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如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奏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初亦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進於君而下至百工執事以諫初未嘗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誦蓋寬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之事而職非諫諍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兩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諫者專以審

人主之愆繆官屬莫備於唐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各使天下皆得以盡言而無擇者乎

漢不獨諫官得言事

漢家議事每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二千石既有會議亦何所不預此是漢家開闊言路上自公卿下至博士議即人人得口噤清議不必官以諫為名而後得言事

漢初中丞得行其權其後不得舉其職

漢御史中丞乃御史大夫屬官執法殿中糾察百僚凡刺史郡國二千石天子有所詰問下中丞問狀自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其職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初中丞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是時尚書諸吏等官未置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聽斷者推此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於是始置中書居中受事後漢書又置諸吏居中舉不



法類官又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官不得居中制事特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杜周咸宣是也中丞之權既分則內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為奸猾而皆不能制於是內置司直司諫外置繆衣直指皆厚其祿重其權使之持節擊斷於中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蓋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奏尚書事多群蔽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耳宣帝繼武帝末年遣使縱橫之弊一切罷之復還漢初之制令丞相遣掾史按事郡國魏相每事奏上丞相一一為披陳之雖刺史亦不廢但丞相史之上尤專是以政事脩舉而內外咸礪其職然猶無益於治于定刺史奏事京師皆為石顯壅蔽於是陳威為刺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欲申行總顯郡刺史奏事之職陳方卒為石顯所排以此見中丞之職久廢而移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矣云成帝欲罷中尚書之職成帝用土人是時薛宣為中丞於

是舉奏刺史二千石所敗退稱進白黑分明則中丞居職其效如此是以繼此之後部刺史之權亦行於外如薛宣所奏其任頗已振矣陳西

### 至漢武始置諫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已未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溫公漢宣帝不當出諫官為郡守

御史天子之耳目也必得剛正之士而為之蓋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遂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溪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也宣帝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師非不美也而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失以是知霜臺之選不容少緩宣帝拳拳於是者以未為知大

禮也



漢唐之世御史得人其後所任非人

故必得鐵石肝腸鷹鷂操行者然後可以任是責不然則軟熟依違絀  
然退縮而胸中耿耿者不立何以砥礪乎百僚必得志懷秋霜忠貫白  
日者然後可以貫是寄不然則詭隨畏避蒙蔽在我無特操何以彈擊  
乎姦佞在漢之世臺諫有人則如卜式之長者望之之剛直而慰民望  
推原其故則漢之君有以致之也班列會同專席而坐驄馬見避京師  
畏懼為漢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懷詐事君人人如張湯乎在唐之  
世臺諫有人則如柳範之規沸蕭瑀之剛介王義方之抵觸姦人温造  
之威望稱職皆可以折姦臣而降國勢推原其故則唐之君有以致之  
也遊獵抗諫每為動色皂鵬獍擊輒加假借為唐之御史者若此其重  
孰謂告訐獲寵人人如權萬紀乎。元成以後御史之職猶前日也陳  
中丞功齒石顯抗章力爭自程方進一用而憲司殆為備員王氏姦心  
傾露日懷染鼎之醜賢愚共知而無敢一言其失故醞釀異日之變元  
宗末年御史之職亦猶前日周監察以彈劾得罪王拱以貢奉獲寵忠

肝義膽無復一毫凜凜林甫國忠姦寵百出聽其驕縱而無所摧折其  
鋒所以養成胡雛之亂君子所以為漢唐不滿者以終始而二之也謝藻

漢唐諫官至多宋與今日不及

漢法大夫無員多至十數入唐自諫長至遺補二十人宋朝天禧始創  
六員之制而慶曆四諫尤為著稱此年以來諫省寂寥僅止一員以為  
省官歟則閑慢曹局率皆備官以為無事可言歟則今日可言之事必  
不少於祖宗時特懷私之臣畏忌人言是以因循虛而不補耳鄭湜奏劄

唐臺諫是二職臺官僕射左右丞劾之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舉目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  
專以諫諍天子為職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故舒  
元褒劾御史温造恚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  
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先後行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  
官也陸長源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妬之人李華序  
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妬忿佞除侍御史直



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史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以嬰鱗為難其所  
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糾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  
公作竊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是直諫議為冗官也陽城為諫  
議大夫不胥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于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譏也  
一旦罷陸贄相裴處齡城乃以諫顯蓋諫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  
為君之過是不當胥胥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憚然而尚書左僕  
射左右丞劾其糾舉不當故魏證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以房元齡太  
宗為之徒萬紀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  
言責者不得其所言而責隨之未聽其所言而無敢議者也若晉傅咸  
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喻朝廷無以易之然  
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可直旬歲劾兩司隸及唐典尚書左僕射丞專劾  
御史以此參攷則晉中書不劾尚書正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  
其故故咸說得行歟

唐世諫官救君失於將然

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  
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  
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廢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  
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  
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逐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

補論  
諫官

高宗習見太宗時諫官言事穆宗習見憲宗時諫官不諫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使下面陳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夫高宗在  
位昏童固無足取而求諫之言如此豈非太宗導人使諫之風有以接  
於耳目使之視效而然哉憲宗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故穆元耳目所  
睹記不復知有納諫之事至於諫議大夫鄭重崔鄭之徒當群臣入閣  
之際諫其宴樂畋遊之失乃甚訝之問宰相以為此輩何人雖曰穆宗  
之不明而貽諫之道無以使之視效者實亦憲宗之過也

唐論



睿宗護直臣恐為奸邪所噬

朝廷而不長直臣之氣則其擊搏姦邪鮮有不為所噬者觀睿宗之言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惡亦然苟非入主保衛則亦為姦惡所噬前

顏真卿嘗為臺官明皇不識其狀貌

顏真卿嘗為監察御史矣又嘗遷中侍御史矣則是真卿固嘗在明皇左右也鯁直如真卿所言事如真卿且復為御史在明皇之左右則真卿之於明皇非不親且近也而明皇至不識其狀貌臨事見節乃始驚嘆則是明皇於平日任人之際蓋亦混然而已不復一舉目而為省察也陳伯厚唐史論斷

肅宗時李勉劾管崇嗣憲宗時溫造劾李祐

管崇嗣嘗背闕而坐笑語譁縱為御史李勉所劾矣今於闕下復先至而馳是管崇嗣乃武夫崛起無禮於朝廷者也而肅宗必欲優容之豈以崇嗣嘗有功於國而固為之地耶以管崇嗣之功而遂至於背闕笑

語先至而馳則當時如李光弼郭子儀固當乘輿而登天子殿矣然是一二人功愈高而志愈謙勢愈隆而身愈屈使人人皆如李郭尚何以法官彈治為哉憲宗時夏州節度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御史溫造正衙彈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嗚呼溫造真御史也其亦憲宗之剛明果斷者乎知乎此則知肅宗之優容管崇嗣有以長功臣之驕有以屈御史之體肅宗可謂一舉而兩失者也陳伯厚唐史論斷

韓昌黎論陽城諫議不言政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云愈應之曰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子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哉昌黎異時陽諫議論國大事不如昌黎所云



唐世臺諫多為人所擠陷

為國果不可無人也國而無人則人主耳目閉塞而危亡至矣其始也大臣當國憚其不便於已而迫於公卿議之不可誣於是遷以美官而實奪之權若姚崇之遷李義是也其後也大臣固位恐其將發已私而公議有所不恤於是詭計而出之外州如張說之出崔沔是也而又有最巧者小人之欲排君子激之以其勢而使自相攻而小人初無與焉人主不知則適中其欲若李逢吉之欲去李紳乃除韓愈京兆尹特詔不臺參以激之是也又其甚也若李林甫專進諂諛之徒以蠱惑人主之心興大獄傾陷正人以塞人主之耳目公指立仗馬以諷近臣諫諍路絕而養成天寶之亂雖有正觀之制如無是制也呂工瞻制要

唐初御史權重其後權輕

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畧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

唐世諫官事有關失規正宋臺諫事未當始論列

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中書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關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以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下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溫公文集

今之正言即唐之拾遺

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其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與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損益合具奏陳諫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劉隨為右正言上仁宗疏

宋朝最重言官



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議者幾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  
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雖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  
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  
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東坡上  
神宗書

同前

祖宗慮不情之壅蔽則許以風聞言事慮職事之或惰則給御寶曆以  
錄彈奏欲其員之無闕也則詔以六員為定制欲其職之專舉也則詔  
以不兼職務凡所以假借臺臣而寵厲之若此其至其與諫官為天子  
耳目之臣等則是朝廷紀綱之地皆得以論時政糾官邪也

李宗儀  
神宗

宋百官皆得言事

天禧之前群臣百執事皆得言事不責於臺諫之官也近世臺諫得言  
事者三數人爾其餘皆不得論事天下是非皆取決於三數人者移易

則是非之論亦隨而移易矣此臺諫之弊不可不察

古者無越職言事之禁

司馬溫公有言曰古者設諫鼓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  
事為職者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四海之廣兆  
民之衆其政治利害天子深君九重何由得聞之哉

不求識面御史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  
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公皆  
以風采稱於天下孫抃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於輔政惟薦二臺官  
為無愧爾

觀望風采

臺諫之設正欲逆折姦萌彈壓不肖之心於冥冥之中今乃拱默於未  
發之前而詭譎於已去之後若是則於言責乎何賴此康衡不擊石顯  
於方用而攻石顯於既逐所以見鄙於世也



宰相臺相為紀綱

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畧御史為股肱便利而耳目聳警從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股肱痿弱故仁祖時天下事一切委之執政大臣而群臣莫得與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肯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如謂但道杜衍不可之類一日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過雖元老名儒為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素以

臺諫各得言事

唐制舍人主書行給事主封駁而宋朝各許之封駁唐制御史主彈劾諫官主諫諍而宋朝各許之諫諍是宋之待臺諫猶其待給舍也宋初官以定賦實不親職故赴諫院者方為諫官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職也天禧之廣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散騎常侍不除而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而三者又各分左右焉其嚙則規諫也諷詢也然此特諫臣職也所謂御史者何也哉宋初三員領外任而不任風憲與國中任

風憲而不領言事至於天禧而次言事御史之官置矣至於聖曆而後言事御史之職舉矣不惟是之六察之置本於察官司也而廢國家大計察官司細過呂公著且言之專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之有二人之有言也而後前日之所謂察者又得以言矣昔日孝宗嘗命監察御史言事則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詳奏至論諫臣行御史之事則欲其補遺不任糾劾嗚呼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糾劾而又使之諫諍帝王之心何其重於責己以德於待人如此哉然臺諫之患敢於言人主而不敢言權臣昔歐陽公之告仁宗曰方今臺諫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歐陽此言為唐介設也傅堯俞亦言於哲宗曰諫官御史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傅公此言為張舜民設也使為人上者徒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身不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臣為臺諫者徒知以規諫為職而不敢以彈緝為事彼此相蒙無所可否此其患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累朝得人



聞之先正有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四朝國史劉顛  
為御史貶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語世因號之為鐵肝御  
史王素在臺憲風力愈勁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鵠孔道輔  
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虎籍可謂天子御史也歐陽脩余  
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余靖上疏  
論救落職尹洙歐陽脩相繼抗疏亦得罪蔡襄作四賢一不肖之詩真  
宗見田錫必在嘗比之曰朕之汲黯也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  
彈疏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經筵

侍讀侍講

附臺諫館  
閣制舉

官制有當更而不更者內外制是也有不當更而更者臺諫館閣制舉  
是也宋置臺諫所以正君而律臣也王安石欲其便已也乃以察官下  
察有司而不及二府以諫官隸中書門下而通置私人於臺諫乎何用  
經筵所以討論今昔也蔡確懼其有所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兼官而

不得以專其職以秩卑資淺者為說書而不得以抗夫尊於經筵乎何

取館閣

昭文集賢史館總屬崇文龍圖  
大章等閣皆有學士有待制

所以儲天下之英俊也王珪蔡

確慮其言改制之非是乃以學士待制之實職而為帖職於是乎館閣  
為虛名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呂安石惠卿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  
科舉之廷對而易制策於是乎制舉為虛設而其實則盡廢矣夫天下  
之治亂安危捨是四者孰得逾越而議之哉熙豐宣正大臣欲行周公  
法度而先下商君之令以鉗天下之口循至正人悉謂之邪黨正言悉  
第為邪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若夫託圖書之神而造天書假周官  
之文而助新法呂惠卿經筵之蠹莫大於此哀哉

#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一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官制門  
監司

周始置監司

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理斷冤罪武帝始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各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



除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偏郡國而後侵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

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于綏和更之為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百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由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提刑使之並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職也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迨至紹興之五

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然今之使副運判既不廢除武臣提刑罷之復又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銳意太平責任牧守于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溫之之徒首被茲選風聲凜凜聞者是懼當時不堪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卒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汙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

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蓋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鑿山者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者地之所產有無不可以強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夫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復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



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鑿山而得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質迥絕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蓋更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漢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強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

方今駐軍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置軍馬小戍數百大屯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于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糧以餉諸屯統軍者不與錢糧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漕臣足以辦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廩者寡貪冒者多籍浩月之入而為姦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文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

**常平茶鹽司**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饑茶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

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無足也然今日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一孔無遺何於利民者熱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熙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此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籍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髮必計於此重則於從輕宜乎常平雖有移五之禁覆泰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也獨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論監司當改作按察**

自秦置守尉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宋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奏聞則刺史為



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徑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  
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使若非其人則害貽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  
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大守自  
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  
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  
判官又為專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

監司不盡其職

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綉衣直指風動列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  
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許以容姦為寬太  
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姦一事之當為  
則上下相倚首尾兩端又符往來終於不立一吏之當効則左右顧望  
畏首畏尾符激雖峻卒亦如初褻惟問俗所不暇也馳騁原隰所不便  
也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貴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  
則前選後擁吏卒漁獵悉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去之為愈者

監司不敢舉劾

况監司之於郡縣亦有不敬者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  
從而有所求某都之守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  
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也民訴某守則封其詞以送其  
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讐也守令從而甘心  
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言州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  
令然則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接或漏吞舟之魚耳

輕授非人

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者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  
祿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益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兩澤刺  
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強禦則不足以  
任其職非風采奮發事業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曆時廉直中正  
者方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嘗任縣邑者方擢為按察而僥求  
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方豈第之有目固不容非才



濫廁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灑宸翰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為狗牽者法薦選之功變而為考任之弊郡印方館已懷攬轡使車未遠覬倖且有先為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託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遷則關茸庸繆皆將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說有三

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說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說則上之人無愧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內則其權安得不重趙廣漢之將兵屬藩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

討矣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紀用度而自興學校君翁歸論棄東海大蒙市而莫能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佐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音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蓋自上有所馭之道耳杜延年吾立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切廢則重書請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聞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

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常一變矣始時奏劾二千石長史者皆



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迭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與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愈變愈重至于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郡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太守之典嘗易太守為刺史文假之以使節之稱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意豈無謂哉推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見都督之禮又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必首屬成服不敢以容禮見令狐暉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映謫為別駕此則雖假之以漢刺史之各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劉晏攷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矣也郡守日輕而方鎮日強是無足怪

宋朝郡守

大哉宋太祖之立國也夫趙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強為天下深患弊根蠹穴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盃酒從容談笑爾雅控御抑制有如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邸第在彼無缺望置轉運以警其志置倅貳以分其權其規模遠矣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下之財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軍資庫犒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強不至縱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寧夫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貳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強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帛悉歸經費守臣所有者正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醞造而州郡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



慮君子已預卜之嗟夫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縱過削則弱得其中者其惟國初乎

京尹

自漢以來京尹之任類多聲稱趙張三王劉晏許孟容韋近世亦然近故也歐陽脩韓維吳充范仲淹蔡襄杜衍劉沆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君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觀列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辨此歟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夫守令之所以自審者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

紫雲之宴切責藩侯選德之屏書及郡守祖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哉先張後王有聲於蜀郡父際母迭稱於廣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取欺田况之守成都也人不思欺或以寬厚而此仲詩或以清介而過馬援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外戶不閉曾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社公之

遺愛循循之政班班可紀邇其自来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

守令自秦入郡縣侯國未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藩鎮之弊凡朝臣領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府宰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所以均內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不為即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久任宋元加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期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三年重以熙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上任是職者朝夕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煖民不及親而去官之間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良為哉雖然未仕善士皆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古者循吏省刑而薄賦歛今也倚刑而聚歛古者循吏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背理板曹之供輸司監之督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促迫遽繁然則為州縣者如之何



而省刑薄斂奉法循理乎曰黃霸事刑名之主而以寬和著名卓茂當  
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  
人以為趨向雖平世亦不可為矣

**遠方守令**管民無由上達

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謦歌譏謗者眾則必傳  
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  
史不問則暴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日搗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  
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擣杌聚  
養為之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  
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  
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結

**今日守令之弊**

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焚牘相銜也重者不過罷去次者僅免而已舒  
之歲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書又以恩貸矣至於公卿大夫貪奢冗

耗以不稱職聞者則皆部符以左遷之不意父母斯民之職乃為逐臣  
之淵藪也。何公刻嘗言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  
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不然鄰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  
求劔補於已則便如國家爵祿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陳傳

**善治所感**

堽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鰓魚善政感  
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舶來有薛公則魚  
鹽至善政感人者也吳弁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秦之吏非殘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暴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  
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奮而儲集戮力以顧秦  
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賊其守邑侍其令以  
應之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  
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黨之惡不遠臣妾者如三川守由



泗川守忙南陽守齷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也矣秦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反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歸漢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

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異

蜀廣之辟置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以奏牘求士其能否其賢不肖一聽之所薦之人其親與故不知也其利與勢不知也其果長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出於堂除部缺之外也各藩臣其非長才弗昇無已則曰姑與廣郡與之蜀郡而已是則蜀廣之守非庸才不任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內外凡隸一圻皆吾郡凡受一墨者吾民豈有近之民為重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近之

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昔以民為天廣蜀之民何罪而獨不在所重也

守令在勤沮

郡計不上璽書切責密令治化權為三公徵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桑麥之歌沸襦袴之謠鳴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縣令

漢縣令

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道有自賢良舉者魏相有自直言舉者王

有自方正舉者房有自茂才舉者薛宣有自四行舉者何有以能治劇

而選者何並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王有選諫大夫者鞠有遷京衛

遷郡守者王有遷刺史者朱有遷御史大夫者鞠有遷京衛

都尉者趙廣漢有遷御史中丞者宣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延

壽超遷之賞亦厚矣魏相為茂陵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陵

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期建捕客於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太后外孫



之罪權任可謂重矣然謁郡守步入府而因吏迎謁其子之使者至負  
弩以前驅督郵察縣得以按劾記檄所及不免解印甚而綉衣使者欲  
斬王訢買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恩遇不隆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受責  
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前漢循吏  
傳稱守不稱令廣漢之在陽翟焦延壽之在小黃王尊為魏令朱博為  
樂陽令皆良吏也而傳不之載

縣令

弦歌自娛者致割雞之喻操刀未能者貽製錦之機夫縣令之職乃民  
之師帥而教化惠養所宜先焉非徒曰紆墨綰銅賦田園之蕪醉河陽  
之花而已今也者根犯其慮牒訟裝其懷弄權於鷹鷂之行倚法為鷹  
虎之暴溪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間有魁壘之才一納於流俗之繩墨  
非令遠而就近則以不合於有司之程度而去矣

作令亦足以濟民

前輩常謂達則願為卿相窮則願為良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

則願宰一邑蓋卿相之與良醫窮達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宰天下與  
宰一邑小大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

縣吏曠職而宛轉以自全

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平時出郊不過以飲酒遊山  
為樂幸而刺史責之則求援於監司而免矣監司劾之則求援於臺省  
而寬矣臺省私之則求援於宰執而脫矣壘造相陵等級相制

縣道窘迫難為

積年拖欠前政已去而尚須帶納征亭商稅差官監收而文令補解昔  
之匱窘者今已變而為敗缺昔之富厚者今已變而為煎焚未赴者有  
償邑債之憂已赴者有蹈鑊湯之嘆至於掉頭吐舌不敢反顧頻年豐  
稔猶艱支吾歲一不登立見狼顧是以因訟事而科罰其初數十千羨  
至數百千用歲課而預借其初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兩淮之陸運差科

考索續錄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七



至於重疊而民戶之流離不卹也蜀道之失錢數欵至於再三而井邑之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姦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蝨賊胥吏峻急民財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儒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劉。一擢州麾便肆貪欲訟謀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刑逼年已閣之錢立青冊不核之限旬分定數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據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穿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空州郡而無窮空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便已而害民

朝列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掣累之猥衆也勢利之結交以冀援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

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已也選人之為令曰吾病於走勞而無補也於是傳舍視邑矣。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云朝廷不能無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移預借百端以取之無郵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以取之弗顧也民既竭矣而歛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果何罪而吏與之仇也蓋不仇民則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

能吏良吏不同

精神可以照民情風力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斷喪斯民之和氣傷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博奸擊強為能以一切之美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聞蒞政以無能聞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聞巧取賂遺以不由其在聞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



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政毒於虎民政怒而又敢

於天而顯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藏於市之貿易於農桑之

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我良吏之不多見也上

雖有意於精擇然所得者者耳鉅擊奸邪者耳知事情於鈞

鉅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單父者有乎無也三稱善於蒲不

敢欺於邾者有乎無也嗟夫珥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鑿耳鑽吮者深

春耕之耒一邑之微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理

財者牟利如秋毫立威者用刑如刺骨知術者施鉤鉅文法者用劾深

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財也持心近厚者似怯慮事過詳者似遲好持

義者似迂耻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者無用之才也非操切之風

勝而豈第之政民歟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租足以自給則偃然

自足以為稱職矣雖期會急於星火文移慘然矛戟上之人不問也課

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忿然逐去恨晚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

以為司命上之人不恤也非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慘歟要又

者以民而填其貪賦之溪壑健者以民而試其屠剝之斧斤

今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

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劾不責

也不然則息爭虞尚無益督負之煩備野農桑莫贖催科之拙世無盧

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却權茶之請以買禍乎財

賦辦別陞陞矣股削生民利及肌體無所攷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

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再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茶

鹽酒稅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戶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

求之不至也詔下褒美增秩賜金其躡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

則經費衍用之俱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密進留州之兩盡也

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

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再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田於

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說無庸



議也抱文書而立者焉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箠楚列於庭下  
斗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州縣催科獄訟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鍾師  
。然至於涖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歛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  
每蹈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國園之空虛也刑錯之不用也  
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章魯  
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縮銅章紆墨  
綬分民社膺昨土者孰不曰守以牧名當以惠善為先務也帥以師名  
當以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天之  
向隅也今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其崇  
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獄訟為癡兒之子官事是必有由也

奉使

極相擇使

敵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將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  
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  
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  
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強之彼有倉皇失措為夷狄笑而已夷狄觀之以  
為樽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宜其無人也。丈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謂

信使再通謂之屈辱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謀不明彼此間隔藉  
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璽之於可汗  
是也非外示羈繫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  
於吳是也譬之奕碁面置東西取舍旁角願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  
如也

使權輕重

提師百萬不敵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使



命重臨苗之兵志於克敵則死生之說姑為解而恤此使命之輕也平  
城之役主於弭兵則劉敬之任舉城望其有成此使命之重也。爭言  
擅帳執節自誓固可尚矣而乃憚於復往甘言陽許信而歸報固可喜  
矣而乃墮其虛給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則可專之春秋之義也或恐假  
以生事奉使有旨矯制造命漸不可長漢儒之論也或謂沮抑成功是  
將如之何而可

不可使士夫辱於虜庭

辟擇班行之彥遴選儒碩之英而使之俛首屈膝於虜毳武校之前蓋  
亦國體之所關毋徒罪士大夫之不勇於行也昔隆興初兵交使行始  
於盧仲賢之開端訖於主倫之成事皆取辦於胥吏之流未至辱我士  
夫也孝宗皇帝之為國體慮也深矣。今使行人術命揚揚出境奉玉  
帛之盛隨禽獸之所窺而朝之不已過乎况亡虜之餘假息于汴乃吾  
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  
地也如使人者仕祖宗之朝奉祖宗之典禮入祖宗之都城望祖宗之

宮闕而拜大羊於祖宗之殿下其類得無泚乎

萬言書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

朝廷郡國天下之爵祿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爵祿者計則初何內  
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  
允懷而國人所以眷眷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

康王之新陔位也而詰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雖所以  
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二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  
所尊之亦所以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  
士大夫所不屑為之事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  
廷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



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慙帶裘服為未用而宦寺嬪御灑掃使令為元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苟茫茫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君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參藥以中其欲小庶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哉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履賁趣馬之微焉

周內外廷相通

小宰掌宮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知周之宮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漢內外無輕重之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李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內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阻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顧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哉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二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秘書權尊勢重  
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  
丞相御史在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  
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  
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  
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  
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  
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  
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  
推戚姬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  
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  
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闔宦雖寵丞相猶以  
徵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遊

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  
官於是廢矣既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  
下諸事自中書迎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  
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  
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  
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未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宜若合內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嚴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  
之權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  
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  
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  
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及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  
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職尚書又中書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  
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廷而親內  
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任士人之



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歸於尚書尚書之  
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官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  
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  
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  
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聯絡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  
制也一何決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文臣  
其未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內外常若軒輊

大抵漢內外朝之勢常若軒輊方外朝之勢伸則申屠嘉得以召辱大  
臣及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詘御史丞相太尉彼非  
能自為軒輊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大抵文帝專任大臣畏  
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內廷詘武帝不假大臣以權勢欲適一己之私  
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私人謂之天子賓客以軋之彼其意固與資之  
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倪  
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  
登仙之嘆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錢之於蓋是時雖自  
朝廷冗官權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  
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  
官之祿侵侵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  
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  
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  
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耻立於朝廷之故蓋亦有謂是殆不在  
於區區俸祿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母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盧懷謹  
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遐方是謂惠近而遺遠  
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宋朝均內外



州縣為帶路朝廷為經途重內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  
處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即寺監丞之既更  
必出十里之地即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為一代之  
良法是陳若拙知潭以辭而被賞郭贄知天雄雖辭而卒遣祖宗之威  
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為輕哉趙昌言之知天雄亦能政稱而參大政劉  
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  
為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  
授官至正郎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  
奉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為遷在  
外則為黜亦豈盡無張知白韓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陟之  
法蓋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即官更迭補外侍從有闕選守  
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曰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  
之外任此令尚可申也外官月俸尤更豐足有能以唐為言如范仲淹  
富弼者乎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為言如昔人者乎不然

彼方有登仙之望吾乃強之以勞人之職亦終於不樂而已矣不樂其  
職何以牧民

帖職祠祿

國家之所以遇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特未知臣下之所以  
報君為民之意如何耳夫居其位而後享其祿任其事而後安其榮必  
也上無負於君下無益於民中無愧於心而後可也今也朝廷大臣至  
于州縣小吏有居其名而不在其位者有尸其位而不治其事者不知  
其幾人也或閑居而祠祿或優寵以職名或坐展磨勘或例沾郊養或  
引年以加恩或老死有遺澤考之漢唐典故自食邑致仕奉朝請外所  
未聞也其視自提壺殫仕無廩俸之代為如何耶國家之所以待臣下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王安石乃挾祠祿以為擠屏之具司馬溫公提舉  
嵩山崇福宮九四任神宗末年蔡京乃假職名以為寵利之私其所以  
報君為民又何如哉臣之尊民之薄勢使然也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畢

續集



卷之五